

心系我们的英雄

仰望英雄山

■孙现富

来到山东省济南市的英雄山，才知道它原来的名字叫四里山。

冬日的午后，当我伫立在英雄山下，77年前的硝烟早已被天高云淡所替代。耳边吹过的阵阵松涛，犹让人忆起当年撼地惊天的炮火。解放济南的战役中，由于战事紧张，很多烈士被就地掩埋。捧土为墓，削木为碑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们成了长眠英雄山的无名烈士。

每逢清明，烈士亲属来到坐落在这里的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祭奠，而许多无名烈士只能默默等候，家人不知道他们安葬在哪里。一年年，寒风凄雨；一季季，枯叶凋零，相互的思念成了几辈人的牵挂和期盼。

2021年初，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探索运用DNA比对技术为济南战役无名烈士寻亲，组建寻亲工作专班，用温暖而朴素的行动向英烈致敬。

如今，科学技术虽然有了很大进步，但是烈士的遗骸已经在地下长眠了70多年，能不能鉴定出DNA信息，工作人员心里没有底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第一次提取的4份样本，有2个鉴定成功。第一份鉴定线索，指向了招远市大秦家街道滕家沟村一名烈士。经过反复核实，最终认为这名无名烈士是“滕学尧”。2021年9月7日，烈士寻亲工作专班兵分三路，第一次启程为无名烈士寻亲。

在滕家沟村，寻亲小组找到了烈士的弟弟滕学顺。从12岁分别，到88岁得知哥哥下落，滕学顺等了76年。当听到“滕学尧”三个字时，老

人一下子哽咽无语，双手颤巍巍地打开了紧锁的柜子，拿出哥哥的烈士证：“我终于可以告诉俺爹俺娘了，俺哥找到了！”滕学尧烈士成为第一位通过DNA技术确定身份的无名烈士。这次成功，给工作人员带来了更多信心。

寻亲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有的烈士遗骸只能提取牙齿DNA进行鉴定。鉴定70多年前的牙齿难度很大。帮助无名烈士找到亲人也不是一件容易事。有的烈士牺牲时还不满20岁，没有子女，甚至没有结婚。如今，他们在世的亲属都已年迈。还有的烈士生前留下的信息不准确，有的烈士老家已经开发建设，亲人搬离故居……种种情况，都是烈士“回家”路上的阻碍。

曾有一个无名烈士的DNA线索指向荣成市虎山镇五柳村。村里有个叫“宋丕清”的烈士，和济南战役中牺牲的“宋培清”籍贯相同。是不是同一个人？为确保无误，需要采集烈士亲属血样做DNA。可参军时，宋丕清还没结婚，家里的哥哥和妹妹，都已去世。工作人员只好采集了烈士侄子宋敏昭的血样，带回济南检测。

鉴定结果出来了，确定“宋培清”就是“宋丕清”。当工作人员沉浸在激动中时，却突然收到了宋敏昭因病去世的消息。烈士“回家”之路不容易，工作人员决心走得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

陵园工作人员让我看了一段跨省为无名烈士寻亲的视频。2023年，一

条DNA比对信息指向河北隆尧，经过山东、河北两省共同努力，最终确认当年刻着“王之海”的墓碑下，埋葬的就是王三海烈士。

1947年，新婚不久的王三海从隆尧报名参军。一年后，在济南战役中壮烈牺牲。因为不知道安葬在什么地方，父亲曾两次到济南寻找他的墓地，最终只是在白马山附近找到一块刻着“王之海”名字的木牌。“之”的连笔与“三”差之毫厘，却与烈士证上记载的王三海完全不同。因为无法证明地下埋葬的就是自己的儿子，父亲错过了最后一次与他相认的机会。时光流逝，木牌上的字迹越发模糊，王三海最终成了无名烈士。

得知信息确认后，烈士亲属激动万分，随即跟寻亲小组顶着凌晨的大雾从隆尧赶到英雄山。这一刻，一家人盼了太久。“这是隆尧的酒，还有老家的烧鸡……”亲人们拿出早已备好的酒菜，哭泣着，念叨着，喃喃絮语中寄托着无尽情愫和哀思。

一幕幕跨越生死的“重逢”，随着寻亲工作专班的到来接连开启。无名烈士随着寻亲工作的持续推进“找到”姓名，烈士亲属多年寻找亲人遗骸的心结也在此时解开。

得知二哥修希文遗骸找到的消息时，修希全正在地里收拾庄稼。面对前来通知的工作人员，年过八旬的他几度哽咽：“我以为再也找不到了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找到俺哥。”

烈士英名录记载，修希文于1923年8月出生，1944年12月入党，1947年

6月参加革命，1948年9月牺牲于济南战役。

修希全说，虽然自己没见过哥哥，但是小时候经常听大哥说起二哥的点点滴滴。

那一天，寻亲工作专班人员告诉他，修希文烈士就安葬在英雄山，还送来一张修希文之墓的照片。拿着照片，修希全一遍遍端详，一遍遍用手擦拭，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：“二哥，我终于‘见着’你了……”

老人的言语，让周围的人为之动容。为烈士寻亲，既是告慰和缅怀，更是致敬和传承。让烈士英名长留天地间，以英雄为榜样，汲取前行力量，是我们对英雄们的最好致敬。

很多烈士牺牲前，没有留下一张照片。为了能让后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容貌，2024年，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四川大学展开了一次新的尝试——利用AI技术复原烈士容貌。

研究团队首先对有条件的烈士遗骸进行3D扫描，获得了颅骨的数字模型。经过反复尝试与比对，他们成功复原出烟台栖霞籍烈士王坚仁的容貌。

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烈士复原的照片送到了王坚仁的两个侄子手中。两位满头花白的老人泣不成声：“俺终于知道俺叔长啥样了！”

寒风中，我缓步在英雄山上。一座座无言的墓碑，犹如一个个伟大的灵魂，坚强而忠贞。伫立山中，静静仰望。此刻，英雄山在我心里，不仅仅是一座山，更是一座精神高地、一个红色坐标。

刮掉泥，拍拍凉凉的迷彩
向前，挺进
一个目标在前方指引

武装越野

■董庆月

一出营区，我们就开始奔跑
必须在天黑前，抵达另一个起点

春来了，油菜花开得正好
在空气中可以嗅到微微的甜
天空用湛蓝，使云彩更白
开满油菜花的海
让我想起十八米高的攀登楼上
一个个跃起的身影
像是与春风一起押韵
从障碍场的高板墙落下
沙土在脚下飞扬

我们只是奔跑向前
相距甚远的雪山遮挡了黄昏
一支队伍往山巅冲锋，声势浩大
那些最富有朝气
最坚韧、最强硬的躯体
如一道闪电、如一颗出膛的子弹

心中那片海

■贾彦博 王梦缘

苏海图是个美丽的名字，蒙古语意为“一片汪洋”。而真正的苏海图地区没有海，且位于极度干旱的戈壁之中。

陆军某边防团苏海图哨所的二级上士李跃坤远离家乡，坚守在这片没有水的“海”已经6年了。他始终觉得人应该有两个故乡，一个是生养自己的故乡，另一个是精神的故乡。自从来到苏海图哨所，被这片戈壁沙海包围，他就把哨所当成了家，战友们就成了他的家人。

苏海图哨所外的一座山上，有许多贝壳化石。这座山让官兵相信，苏海图地区在亿万年前或许真是一片海。一个休息日，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李跃坤和战友来到山顶。晚风夹杂着细沙吹过戈壁，真有些涨潮时波光粼粼的大海，李跃坤的思绪，也开始随着“波浪”飘向远方。

2016年，李跃坤怀揣着儿时梦想入伍来到老寺庙边防连。连队位于戈壁滩上，四周荒无人烟，几台柴油发电机日夜不停地轰鸣。李跃坤渐渐产生了两年服役期结束就回家的想法。

有一天早上，李跃坤看到连队里的老兵来到营区门口，像是在期盼着什么。很快，一辆巡逻车停在门口，车上下来一位年轻帅气的少尉。老兵们开心地一拥而上抱住他，纷纷说着：“你小子，学成归来了！”少尉说：“班长，我说我一定会回来的。”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枚贝壳化石。

“这不是你去上学之前，我们送给你的吗？”二级上士谭健接过那枚贝壳化石。他们的笑声感染着李跃坤，但当时他并不理解，少尉为什么不去大城市，还要回到这样一个荒芜的地方呢？

少尉的名字叫丙德帅。李跃坤问他：“这里有什么好的？”丙德帅说：“我觉得这里很温暖。”那天下午，他给李跃坤讲了一个故事。

几年前，丙德帅作为列兵第一次参加巡逻任务。出发那天寒风呼啸，但丙德帅的心却是火热的。登上巡逻车，到达徒步点位后，大家背上巡逻物资，行走在被积雪覆盖的戈壁滩上。山里的天气瞬息万变，不一会儿，鹅毛大雪落在大家的帽子上，越积越多。口中呼出的白气在口罩上凝结成霜。丙德帅不留神，失足跌倒，掉进了雪窟窿里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往更深处滑去。

战友迅速将背包绳取下，下降到坑底展开营救。丙德帅看到一双双有力的大手，拼命地拉住自己下滑的身体。获救后，丙德帅躺在雪地上平复心情。他望着远处与雪野融为一体的天空，感觉自己好像漂浮在大海上。天气还是那么冷，但心里暖暖的，似有一股暖流穿过。

不久，李跃坤也迎来了第一次巡逻任务。晚上，班长仔细检查了李跃坤的巡逻物资，为李跃坤讲解巡逻的注意事项。临出发前，班长还用手握了握李跃坤的衣服，确定厚度合适才点了点头。

一路上，老兵们迎着刺骨的寒风走在最前面。李跃坤走在他们身后，脚下是老兵们踩实的雪，和令人安心的脚印。走了4个多小时雪路，李跃坤终于看到了界碑。他用手仔细清理界碑上的积雪，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巡逻归来的路上，放眼远望，戈壁绵延无边无限。他们唱着歌，互相帮助，行走在祖国的边防线上。李跃坤暗暗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

李跃坤知道要想在“海”里扎根，就得先把自己的本领练过硬。2018年9月，李跃坤转改为军士。他开始学习更多知识，将辖区地形天气的特点和巡逻路的概况，手绘成了一张图。每一次参加巡逻，他都将一路上的变化、自己的经验总结记在那张图里。慢慢地，李跃坤摸索出了不同天气下巡逻的规律、常出

现的问题及克服方式。很快，李跃坤成了连队年轻的“边防通”。

哨所距离城镇较远，一些基础设施损坏都需要自己修理。有一年冬天，气温极低，锅炉的红色标志突然亮了，而哨所的水电工罗强正在外面执行任务，一时联系不上。李跃坤记得罗强说过，如果锅炉故障长时间不排除，可能导致停机无法加热，管道里的水回流，将对锅炉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坏。李跃坤只能硬着头皮钻进锅炉房，给厂家打电话，在他们的帮助下试着排除故障。数个小时后，他满身都是油污，终于成功将锅炉修好了。

这次经历让李跃坤明白，自己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。于是，他参考专业书籍，在一些老旧废弃设备上练手，偶尔也帮着罗强一起维修设备。半年后，李跃坤已经熟练掌握哨所里各种水电设备的维修和保养技能。

哨所官兵既要巡逻执勤，又要担负其他任务。虽然忙碌，但大家很快乐。在这个小小的哨所，他们一起工作和学习，一起开荒种地，亲密得就像一家人。哨所对面就是贝壳山。训练结束后，李跃坤会冲上这个山头，躺在贝壳化石上，听风在耳边呼啸。戈壁的风吹过，好像海浪拍打着沙滩。戈壁滩很安静，天上的星星格外明亮，一闪一闪，让人的心也变得平静。

经过数年的恋爱长跑，去年5月份，李跃坤和驻西藏某部中士韩燕晴步入婚姻的殿堂。面临退伍还是留队抉择的时候，李跃坤询问妻子的意见，韩燕晴很坚定地说：“留下吧，我知道你会舍不得。”同是守护在边疆的军人，妻子理解他，也支持他。

妻子的支持和战友的帮助，让李跃坤安心守在戈壁滩——他心中的那片海。这片海，波澜壮阔，却又静谧深邃。它见证了他的成长与蜕变，如今已经成为了他生命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。

电站“医师”

■李连杰

人在军旅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我第一次见到周卫平时，他正背着10多斤的单肩包，在装备间来回穿梭。

那个难得的好天气，远处的沙丘在阳光下泛着金光。官兵在这片广袤的戈壁上，紧张忙碌着。

周卫平个子不高，身材有些瘦削，但举手投足间有一股沉稳的力量。他背着那个装满工具的老旧单肩包，包里时不时传出工具碰撞的声响。

突然，一台大型高炮电站骤然熄火。电站操作手毓毓鹏围着机器转了好几圈，始终找不到故障点。

很快，周卫平赶到现场，仔细检查那台停摆的高炮电站。我站在周卫平的身后，只见他熟练地从包里掏出一把螺丝刀，轻轻拨动节气门。“是燃油滤清器堵塞了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从包里取出专用工具。

周卫平的双手灵活地进行操作，拆卸、清理、安装。不到5分钟，机器重新运转起来，训练继续进行。

太阳西沉，夜幕降临，训练也告一段落。我随周卫平来到了临时搭建的帐篷。他脱下手套，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露出沧桑感，指缝里隐约可见还未洗净的油污。

他递给我一杯热水，自己拎起水壶，仰头畅饮。我接过热水，暖意从手心流向全身。

“周班长，您维修装备真是又快又好。”想起刚才的经历，我忍不住称赞他。他摆摆手说：“干这行久了，听声音就能大概判断出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每台机器都有它的‘脾气’，得多跟它们打交道，才能了解它们。”

周卫平似乎陷入了回忆。他继续说：“野外驻训时，风沙大、温度高，高炮电站难免会出现故障。我的任务就是确保它们正常运转，在关键时刻决不掉链子。今天这只是小

毛病……”
他语速平缓，向我讲起了去年的一次抢险经历。

那天，单位正在进行实弹训练。当时，靶机已经起飞，距离预定开火时间只剩10分钟。正当所有人员做好准备，迎战“敌机”时，一台高炮电站突然发出刺耳的异响，随后彻底熄火。

官兵心急如焚，如果不能及时排除故障，训练进度会受到严重影响。周卫平立即拿起工具箱冲向阵地，对电站进行抢险。

他启动电机，打开自动调速开关，发现电站不能正常运转，仪表盘也没有任何数值。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靶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。调速线路复杂，时间紧迫，他一边指挥电站操作手配合，一边拆下连接线。

“电压偏低，是调速系统出现问题。”经过排查，周卫平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。仔细调整之后，他拧紧螺丝，重启电站。伴随一阵轰鸣声，电站全速运转起来。装备重新恢复了运转，大家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。

我静静地听着，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。夜风悄然穿过帐篷的缝隙，布料沙沙作响，似乎也在为他轻轻鼓掌。

吃过晚饭，我再次走进周卫平的帐篷。我看到他正在整理当天的维修笔记。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数据，有的地方还画着示意图。

“这都是这些年遇到的故障案例。”看见我来了，他向我解释，“现在的年轻战士文化程度高，学东西快，但需要积累实际操作经验。我把这些记录下来，希望能帮到他们。”

帐篷外的风沙渐渐停歇，周卫平的面容在寂静的夜色中显得格外温暖而坚定。

第二天清晨，晨雾还未散去，我又一次见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他背着单肩包，在装备之间忙碌。他和战友们的身影与戈壁融为一体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

旷野行军

■孙利波

越过一条沟壑，攀登一处陡崖
一枚刺扎入手掌很深
疲惫，漫长、带着伤痕
战靴长途跋涉
炽热的骄阳和夜晚的低温
轮流席卷大地
军大衣裹着热情的余温

但是
我的脊背仍然笔挺
我的枪轮时可以击发
我的心装满倔强
我的冷却的汗水
仍在保护着沸腾的内心

于是
一场短暂的休憩，我又抬起战靴



长征

第 6397 期



乌江天险(中国画,局部)

董希源作

